

顧頡剛著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平綏鐵路旅行讀物之二

#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顧頡剛

## 序

民國二十三年的春天，我同家起潛（廷龍）叔旅行到包頭，在狂風中盪了一次黃河的船；因為沒有人認識，所以不曾打聽到什麼。夏天，我們得到平綏鐵路局長沈立孫先生（昌）的招待，游察哈爾和綏遠約一個月，與當地人士往來稍多，就聽得許多塞外的故事。尤其使我高興的，是聽得許多人講起王同春開發河套的故事。河套的開墾是我久已聽說的，尤其是『民生渠』三個字近年常在報紙上見到；但爲什麼『王同春』這個名兒直到現在纔聽得呢？我聽了他們講說之後，時常這樣地問自己。

第一個把這件故事講給我聽的，是平綏路車務段長賀渭南先生（鄰），他是山西崞

縣人，很注意西北地理。七月十一日，同行的許多位都參觀大同的上寺下寺去了，我因事獨留在車上，賀先生把王同春說給我聽，我纔知道河套中曾有過這樣的民族偉人，我就發願替他寫一篇傳。但賀先生還不過講得一個大概。第二天，我們到雲岡，承晉軍騎兵司令趙印甫先生（承綬）的招待，住入他新蓋好的雲岡別墅，席間我們把這件故事問他，因為王同春的兒子王英曾在他的部下，所以他也隨口說了一些。就這是一天晚上，賀先生又補述了許多。他們兩位的話都由我筆記了。八月九日，到了綏遠，省政府諮議張宣澤先生邀宴，他向我們介紹建設廳秘書周頌堯先生，周先生是十餘歲就到綏遠辦墾的，曾和王同春並轡出游，查勘田野，所以記得他的故事更豐富。那一天晚餐席上，他一路吃一路講，我就一路吃一路寫，因此這一頓飯吃得特別慢。還有一位客，他連帶講起王同春的女兒二老財的故事，吳文藻夫人謝冰心女士記了。本來我們還想赴五原訪一訪王同春的家，並看他所開的渠道，不幸那時綏遠的雨量太多了，道路因泥濘而不通，只得把包頭作為旅行的終點。我在綏遠接到家母病電，過回

南方，連包頭也沒有去成。在包頭，冰心女士記下了王靖國師長部下的參謀吳澤先生所講，也轉告給我。友人陳中心先生（忠）是順德人，和王同春同鄉，少時在家鄉所聽得的閩巷間的談論，把記得的也告給我幾條。

以上的材料是屬於口說的。至於文字方面，當時一點也沒有得到。我居喪在杭，吳文藻先生來信，告我新刊的臨河縣志的末尾有一篇王同春的小傳；回到北平，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裏找到。恰巧大公報史地週刊向我徵文，我就依據了大同和綏遠所聽得的加上這一篇傳文，合寫爲王同春開發河套記，登入十二月十八日報中（史地週刊第十五期）。發表之後，吳先生又告我張蔚西先生（相文）著有王同春小傳一篇，是民國四年作的。有一天，我見到張亮丞先生（星煥），向他提了，他就送我一部南園叢稿；在這書裏，不但讀到了這篇小傳，又從塞北紀行中知道蔚西先生和王同春認識的經過。我想，蔚西先生既和他認識，說不定在亮丞先生作的沌谷居士年譜裏尙有材料。拿地學雜誌一翻，果然還有許多。日前晤趙泉澄先生，他說：『我讀光緒東華錄，

也發見王同春了！我就在這部書裏鈔出了升允的奏文。有了這許多新材料，此文該得重做了，所以現在就修改一下，在禹貢發表。又把各種文字材料集錄起來，作爲本篇的附錄，以備讀者的參證。還有一幅簡單的地圖，是吳志順先生根據了樊中府先生（庫）的綏遠省分縣圖而繪的，因爲時間匆促，未能畫得很細。好在不久的將來，我還要寫一篇綏遠的墾務和河套的水利，到那時再請吳先生畫精詳的圖罷！

王同春是一個民族的偉人，貧民靠了他養活了多少萬，國家靠了他設立了三個縣。然而他的事業是及身而失敗了，他的名譽除了綏遠一帶之外是湮沒了，如果我們再不替他表彰，豈不是證明中國太沒有人了！所以我誠摯的懇求：凡是有人知道他的事實的，對於這篇文字，請給以嚴格的糾正，或給以大量的補充，使得它可以逐年改作，由我的手裏寫成功一部這位失敗英雄的傳記。

民國二三，一二，二四，始草；二四，一，二七改作訖。

# 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顧頡剛

王同春是直隸省順德府邢台縣人，生於清咸豐元年（西元一八五一），小名進財。他出身微賤，沒有受過教育，識不得幾個字。他的幼年的生活，大約已經沒有人知道了。到十六歲那年，他犯了殺人的案子，從家鄉逃出來，同拳術家李三侏子一起推車到了河套。河套本來是一塊肥沃的地方，諺所謂『黃河百害，惟富一套』。黃河在河套一段，本有兩道，在北的叫作北河，在南的叫作南河。後來北河漸涸，其下游在清朝道光年間淤斷，和南河不通，土人呼爲五加河（也有人寫作烏拉河）。從黃河到五加河，叫做後套。這塊地方，南北四百餘里，東西六七百里，真是天府之國。自從明朝棄給蒙古人，他們只拿來充做牧場，辜負了天地的美惠。到乾隆年間，有幾個漢族漁夫捕魚到此，在近河處用桔槔取水，試行種植，大獲其利。到道光三十年，黃河水溢，北岸決成一河，名曰塔布河。河流所及，都成了膏腴，那時山西人民移殖來

的漸漸多了，他們在那邊種地，有非常好的收穫。聽說一個人可以種到一千畝，種一年可以吃十年。起初他們只會利用天然的河流，後來也會自己開渠，引水灌田了。王同春就在這個運會中趕到了河套。

有一個四川人，名喚郭有元，他先到河套，娶了甘肅女子，成家立業。他首先提倡開渠，這條渠就叫做『老郭渠』（現在改稱通濟渠，在安北縣）。同治十三年，王同春投在郭家，充做工人，勤苦的工作。他的身材特別高大，長六尺左右，進普通的門戶全須低頭而入。力氣又極大，一鋤下去，掀起來時就有百餘斤的土。郭有元見他一人材，心裏着實愛重，就叫他管理渠工，把女兒嫁給他。他既成家。就向蒙人租了牧地，自創一牛渠（這是綏遠的特別名詞，兩條牛爲一牛渠，引伸爲村莊的意思）。後來開第二個牛渠，以至於第三，第四……。他的田多了，就在隆興長（地名，在今五原縣城南）創一牛渠，這是他的大本營。光緒七年，他又自己開一條小渠，叫永和渠。十二年，又開同和渠；後來開得長了，改名義和渠（在今五原縣），這條渠長有百餘

里。在這時候，他已經不受他的丈人的節制了。

光緒初年，開渠墾田的還有幾人。西邊有一姓王的鑿了一條黃土拉亥渠，又有一個姓楊的開了一條楊家河（都在今臨河縣）。東邊有一曹四，還有一個四老虎，同時開了一條長勝塔布渠（今名長濟渠，在安北縣）。凡事一關了利就會發生爭端，他們爲了爭水爭霸常時械鬪，王同春勢力最充裕，他有來復槍，前膛槍，手下養着的逃兵和把式匠（即拳教師）又最多，械鬪幾年，他獨霸了。河套共有八大幹區；每區周圍數百里，他一個人就開闢了五個，擁有良田一萬餘頃，牛馬七十個。河套地方，幾乎給他打成了一片。

但他的占勝並不完全靠武力，他有絕特的聰明。開一條渠不是容易的，三丈闊，三丈深，數十里至數百里長，還有許多的支渠，費錢數萬至數十百萬，實在是很偉大的工程。要是開了沒有水來，或來而不多，人力財力豈不冤枉花了。但他識得水脈，有開渠的天才，一件大工程，別人退避不遑的，他却從容布置，或高或下，或向或背，



都有很適當的計畫。他時常登高遠望，或騎馬巡行，打算工程該怎麼做，比了受過嚴格訓練的工程師還要有把握。在黑夜之中，他點了三盞燈，疏落地放着，來測定地的高低。逢到下雨天，他又冒雨出去，看雨水的流轉，做他測量的標準。在開挖時，他一眼看去，說那裏有水，鋤頭打下去，果真冒出水來了。遇有疑難的地方，低着頭看，抬着頭想，癡癡地立在渠邊，有時竟徬徨終夜。等到豁然貫通，真覺得上下通明，快樂得跳起來，叫起來。他是這樣地精神專注的。他又最不會失掉經驗。夜中馳驅曠野，偶然不辨在什麼地方，只消抓一把土向燈一照就知道走到那裏了。有一次，他指着一塊地，說一尺下必有水，旁人不信，掘下一尺，他的話竟驗了。這人駭怪，問他原因，他說：『你看，地鼠穿的窟窿，翻起來的土是濕的。這不是很明白的證據嗎！』黃河中起泡，他知道水要漲了，對農民道，『你們看，我開這渠，水會跟我來的！』果然渠口一開，水就洶湧地進來了。農民對他信仰極了，真要把他當作龍王拜。後來他和人家打架，被挖了一隻眼睛，大家就稱他爲『獨眼龍』，嵌進了這龍字。又因

他小名進財，也稱他爲『瞎進財』。凡是到河套去，提起王同春，這名字太文雅了，未必人人知道；一說瞎進財，沒有不知道的。他還有一個表字，叫做『濟川』，這當然因他有開渠的功績，念書人取了堯典中的句子替他加上的了。

他非常的惜物，愛牲畜，天天先喂了牲口然後自己吃飯。他又非常的刻苦，開渠時自己也雜在工人隊裏，一齊動手；就是他的愛子也逃避不了這種苦差使。就是他的女兒，腳裹得小小的，也要背了鎗在渠裏監工。

他的勢力既漸漸雄厚，於是招兵買馬，做起土皇帝來。流氓跑向他那邊去，犯罪的也逃到他那邊去。三教九流，他都容得下。直隸豫三省的貧民，去的更不少。本來茫茫的荒野，給他一幹，居然村落相望，每天下鋤地和擔土的有數萬人了。他用了兵法都勒他們，個個人要替他作事，不許隨便離開，農閒之時，又要施行軍事訓練，以防敵人的侵襲。清末革命黨需要金錢的接濟，常去訪他，也受過他不少的恩惠。他對子錢財一點不吝惜，凡是去依賴他的人，他每每給這人娶媳婦，再給百畝或千畝的田

地。光緒十七八兩年，京北大旱災，他捐輸了糧米一萬多石。二十七年又是鬧荒，他再捐了六千多石，給他救活的總有五萬人以上。這時候，人人感激他。河套中人更只知有他，不知有國家；彼此說話，提到他時，不忍稱他的名字，只說『王善人』。

但是他的手段也實在辣。凡是和他有利益上的衝突的，或是犯了他的禁令的，捉了來就要處罰。他的刑罰有三種。第一種叫做『住頂棚房子』，是冬天渠冰，鑿開一洞，把人投入。第二種叫做『下餃子』，把土袋裝了這人，扔下黃河。第三叫做『吃麻花』，是把牛筋曬乾，像一條麻花似的，把人打死。所以漢高祖還要約法三章，他則只有死刑一章。有一年，他曾經用了這三種刑罰處死了三千五百人。總算起來，在他的手裏結果的人可不少咧！

他還有一件不合理的舉動，就是欺侮蒙古人。河套地方已久爲蒙人所佔有，他們自己不開發，漢人替他們開發也未爲不可。而且開發之後。蒙人日用的菜麵油酒都可從近地交易，地方的繁榮本來也是他們的利益。不幸蒙人習慣成性，太不振作，一切

聽其自然；滿清政府更加『天高皇帝遠』，什麼都不聞不問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王同春既擁有實力，他就可自由行動了。他常常租用蒙人的土地，對方不肯時，他又強立借契，契上寫明期限一萬年。再不肯，他就命他的手下人和他們械鬪，把他們逐出這個區域之外。蒙漢間的感情就此傷了。他既廣闢田地，開溝渠，置牛犢，後套裏方圓數百里，再沒有蒙人游牧的地方，於是他們不是北度陰山，就是南越黃河，王同春勢力所及之地便斷絕了蒙人的足跡。但也有人說蒙人很信仰他；蒙旗裏有什麼爭論，只要他一出來調停事就完了。到底怎樣，尙待打聽。也許王同春的強墾蒙地比了官墾還能講些公道，又還捨得花錢，雖然蒙人一樣地受壓迫，究竟壓迫得輕的會得收拾人心呢。

他不但對蒙人毫不客氣，即對洋人也沒有禮貌。比利時等國的教士在綏遠一帶傳教歷有年所，每一個教堂各領有蒙地數百千頃，築室耕田，自成郡邑，彷彿一個個的小獨立國，做事自然偏于強橫。王同春壓不服他們，他們也壓不服王同春，彼此

積有嫌怨。在這方面，我們雖沒有聽到什麼故事，幸而覓得陝西巡撫升允的一篇奏書。奏書中的事情是這樣：蒙人和教民鬧起來，在庚子年後蒙方當然不會佔便宜，其中有一個烏審旗（即鄂爾多斯右翼前旗）須賠銀四萬八千兩，但這旗太窮，不但拿不出錢，也拿不出牲畜，只得把一個蘇池押給教堂：教堂不要，因此招商承領。有人推舉王同春承領，王同春自己答應了，而教堂不肯答應，說：『此人最不安分，與教堂頗有宿怨』，竭力阻擋。地方政府無法，把蘇池改爲官辦。從這一點上可以知道，王同春對於外國人是怎樣倔強。

有一個河南人陳四，到河套時比王同春早些，他也是一個豪俠講義氣的男兒，手下自然收得許多徒衆，兩雄不並立，他們兩家時常械鬪，殺傷的人很多。訴到官廳，王同春就被捕入薩拉齊的牢裏。薩廳撫民同知文鈞覺得械鬪的事雙方就應負責，不該獨使王同春受冤屈，把他放了。後來陳四方面屢次上告，文鈞爲了這件事情竟革了職。他年老無子，不回家了，寄居在綏遠城裏，也沒有人理他。有一天，外邊忽然來了

幾十個大漢，把他抬了去，他莫明其妙。停了一回，纔知道他們是王同春特地派來接他的。到了王家，王同春跪下說道，『大人，你是重生我的恩人，你沒有兒子，就是我的兒子了！』奉養他終身，殷勤服侍，過於孝子。遠道的人聽了，愈加欽佩他待人的誠厚。

光緒二十七年，庫倫活佛聽得他的名聲，聘他到外蒙開渠。他帶了一千個漢人去工作。結果如何，因為道遠，述說的人也不知道。但他的幸運已在這一年交完了，從此以後，他就一重重地墮入了厄運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八國聯軍攻入北京，西太后等逃到陝西，岑春煊率師勤王，路過河套，看見土地肥美如此，心中着實想用了國家的力量幫助農業的發達。下一年他接任山西巡撫，就奏請開發（因為那時的綏遠是山西省管的）。朝中准了，命貽穀做督辦墾務大臣，二十七年先在東蒙着手，二十八年推到西蒙。貽穀到河套一看，見王同春的勢力這等雄厚，覺得非把他打倒，政府的墾務是不能辦的。因此，對他說：『你

辦墾務極有經驗，我就請你當了總工程師罷！」貽穀帶去的一班人，看見那邊有這樣的大財主，個個眼紅，想去揩他的油。他知道政府的勢力來了，豺狼當道，對他必然不利，但無法反抗。他任了總工程師，第一件事是修長濟渠。他只命工人往低處開，水來了上不去，反把以前所開的渠一起淹了。他達到了敗壞渠道的願望。

本來綏遠的薩拉齊廳轄區極廣，後套全部在內，現在寧夏省的一部分也在內。自從政府開發西蒙，就把它的西部劃作五原廳。二十九年，五原廳撫民同知兼西蒙墾務督辦姚學鏡爲了王同春不肯把渠道公開，親帶幾營兵到他家裏，勒逼他把渠道歸公；他違抗不了，只得屈服。從此以後，政府裏設了水利局專管放水，每年征收水租多少錢；在規定之外，局中的吏役常常作額外的需索，不肯納賄的就不給水，逼得人不能種，河套裏的良田又變成沙磧了！王同春是自開渠道的人，政府裏算是體恤他，貼還他一些些的開渠費。

在那時，他不再能和以前械鬪過的人爭氣了，於是他的二十餘年來的敵人一一上

衙門控告他，其中以陳四爲最厲害。他派人同陳四說：「從此以後，我固然完了，但你也完了！我們講和罷，我們把一班把式匠遣散了罷！」陳四聽了他的話，果真把自己的爪牙辭退。二十九年臘月三十日，陳四住在義和渠旁土城子，（今五原縣城南約六十里），王同春的拳師杜福元帶了幾人，從隆興長趕驛子到土城子，夜十二時把陳四打死了。杜福元們跨驛東去，八點鐘走了四百里路，到包頭，大年初一到處拜年。陳四家屬告狀，官府捕獲了杜福元，但他說：「元旦天亮我就在包頭拜年，怎麼大年夜的十二點我在土城子殺人？兩處相去四百里，難道我是會飛的？」官府到底不能定他的罪。

但是辦墾務的官員們發財的機會又到了。他們叫王同春來，斥責道，「你私墾蒙地是有大罪的，殺人也是有大罪的，兩罪併發，你有幾個頭？這不是害了自己不夠還害子孫嗎？聽我們的話，你具一個甘結，我們替你消案！」說罷，拿出一張紙來，叫他畫押。王同春是不識字的，不知道上邊寫的是什麼；迫不得已，打上了一個手印。



這一打，他的田就去掉了無數！

到光緒三十三年，王同春到底爲了打死陳四的案被捕入獄。關了五年，適逢辛亥革命，綏遠將軍 堃岫因人心不安，要把監內五十一個犯人一齊槍斃，結果，別的都死了，只有王同春沒有死；然而死尸卻還是五十一個，原來一個開槍的兵丁誤死在內了。

將軍覺得其中必有天意，沒有殺他，仍舊監禁。民國元年，他恢復了自由。綏遠將軍派他回河套辦團練，安定邊疆。他回到家裏，叫人肩了一面大旗徧走四鄉，嘴裏喊道：『王老子放出來了！奉將軍的命令訓練鄉團，保護老百姓了！』百姓們聽了這話，聚集攔來，不上一月就部署井然，威聲大振，民國二年冬，外蒙入寇，他埋伏了許多團丁，在高關戍前打了一仗，蒙人大敗而歸。他因有了這回武功，得到政府裏五等嘉禾章的獎賞。可是他的田產已很少是他的了，他雖任當地的農會會長，還做得出什麼事情來呢？

聽說閻錫山在清末和王同春有過很深的交情，辛亥革命，閻氏曾得到他的兵馬錢

糧的幫助，因此，民國以來他輸運貨物，經過山西，很受當局的保護。他每年把灘羊皮和軟毛細皮從寧夏後套運到順德，再把綢緞布疋洋廣雜貨從順德等處運到後套，車上插了『王同春』三字的標旗，經過山西各稅卡，概可免驗放行。因此，他在順德民間的聲名也很大。但我們知道辛亥革命時他正關在獄裏，或者只是一種民間的傳說而已？

民國三年五月，地理學家張相文旅行到五原，他在歸化聽得了王同春名望，訪他談話，一見傾心，覺得他真是一個農村的模範人物。聽到他自叙五十年來的經過，又深切地替他抱不平。張氏回到北京，和農商總長張謇說了。那時張謇兼任導淮督辦，聽得有這樣一位開河的天才，自然高興，就聘他為水利顧問，招他到北京，並囑他帶了兩個兒子到南通師範學校讀書。這年冬天，他們動身，路過綏遠城，謁見將軍潘矩楹，潘將軍的手下人和貽穀的手下人一樣，看他有錢可榨，就勸將軍加他一個罪狀，把他下獄。張相文與張謇函電營救，都沒有效果。張謇爲了這事特地進總統府見袁世

凱，用袁大總統的命令打電報去，方得釋放了。他到北京，對人說，『險呵！案子已判決，該槍斃了！只要這命令遲到一天，已來不及了！』他想起這些事情，真覺得萬念都灰了。

他們到了北京，在張相文辦得中國地學會裏住了三個月，和張謇等商量開發河套的計劃。他們共同組織了一個西通墾牧公司，由王同春撥出烏蘭腦包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為公司事業的基礎，張謇和張相文各出二千元作為活動資本，從民國四年四月開凍時辦起，張相文親自去布置。因為交通不便，官吏貪婪，軍隊騷擾，土匪猖獗，辦了六年，不但開墾失敗，連牧畜也失敗了。

民國三，四年間，張謇常常請假回南，覆勘淮河工程。王同春曾隨着他南行。張謇討論導淮的方案，他主張疏導入海，張也極以為然，但到底爲了種種阻礙，沒有實行。

他在南通縣住了些時，又到北京和山西應州住了些時。民國四年，他回到五原。

五年，河套田地又歸他經營。但他老了，不行了。六年，病死，年六十七。現在五原城內有個王同春的祠堂，每年六月六日爲廟會期。就是這座五原城，也是民國四年他捐資建造的。

自從光緒末年他入獄之後，一班拳師失去了首領，變爲土匪。河套的土匪幾乎沒有不是王同春的把式匠，他們的擾亂區域直蔓延到察哈爾。

講到渠道，自他走後也湮塞了。當貽穀辦壘的時候還像個樣子。到了民國就沒有入顧及，壘務停頓了。四年，綏遠都統蔡成勳手下有一個旅長楊以來，他要包辦水利，設立灌田公社；名義似乎很好，但實際只有剝削，水利全壞。五年，雖仍由王同春接辦，但過年他就死了，此後水利事業由壘務局經營，當局者只知有田而不知有水，更失敗了。十七年，劃歸建設廳，設立包西水利管理局，困于經費，變成官督民修。

無論如何，總不及王同春私人管理時來得好。所以有人歎息着說：「民生墮修了三年，尙未成功，而且眼看將來也沒有希望，如叫王同春來修，那會枉費那麼多的時間和這

麼多的金錢！」

王同春共生四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長子和四子早死。二子王蒞，號樂禹，是一個謹慎的人，能保守他的遺產。三子王英，號傑臣，民國初年隨父到南通，讀過幾年書。回五原後，他不去種地，專喜招集流亡，聚衆至數千人，後又增至萬餘人。政府任命他做軍官，曾在山西騎兵司令趙承綬部下做過旅長和副司令等職。但他爲人心氣高強，不能鬱鬱居人下，而有勢力的又垂涎他的產業，逼得他難堪，二十年，他提了兩師兵造反了。這說不定有水滸傳中逼上梁山的背景！給國軍剿平了之後，至今匿居在天津。他分得的父產，已全部沒收了。次女名二老財，年已五十外，嫻騎術，擅智謀，綽號是『後套的穆桂英』，也有人比她做九花娘。十七年，土匪趙二半吊子圍攻五原城，聲言破城後要屠城，她挺身而出，嚴辭責備，他的兵就退了。即此一事，可以知道她在後套的威望。她手下有四十人，又有些軍火。她也能指揮軍隊。王英失敗後，後套的土匪更多，有人報信，說他們都住在二老財的家裏。政府得此消息，把趙

捕。她侃侃答辯，說：『倘使我帮着王英造反，爲什麼他失敗之後我不跟着他跑呢？再說捉賊捉贓，我的贓在那裏呢？犯罪要證，那一個土匪供出是我窩藏的呢？』問官覺得她理由甚直，沒有定她的罪，但也沒有敢放她。她現在仍住在五原縣的監牢裏。又有人說，已經放出來了。

民國十四年，從五原縣中析出通濟渠以東的地，成立安北設治局；又析出豐濟渠以西的地，成設立臨河設治局。十八年，改臨河爲縣。綏遠一省只有十八個縣，而五原，臨河，安北三縣是王同春開發的。一個不識字的人能殼赤手空拳創出這番大事業來，那不夠我們的紀念？再說倘使官民能殼合作，他的成績又將怎樣？所以張相文太息着說：王同春是不幸而生於中國！

## 附錄一 東華續錄

（光緒二十八年四月）朱壽彭輯

（光緒朝卷一七三，頁八）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升允奏，『查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，陝西甯條梁地方蒙人鬧教一案，去夏經奴才派員會同綏遠城將軍所派委員，暨蒙部各員，與該處教堂議和，往返籌商，磋磨再四，開議逾月，始獲辦結。計此案焚燬教堂四處，教民房屋六百餘間，傷斃教士一人，教民十人，掠取教堂及教民器物糧石牲畜等件，爲數頗多。議定不戮一人，共賠償銀十四萬兩；又烏審旗歷年舊案，三旗另賠銀三千五百兩，歸入此案並結，一了百了，均不得復有違言。其賠款應由鄂托克，扎薩克，烏審三旗分攤，鄂托扎薩兩旗或即時措交現銀，或以牲畜地畝作抵，惟烏審旗素稱貧瘠，無款可籌，因以大淖灣池暫押教堂，一面設法出租。上年十月，臘月，本年三月，三期籌款贖淖。屆期如辦無端緒，教堂乃按三限索銀，決不將淖池收留。當經該委員等同蒙旗及教士會議條規，妥立和約，訂有永無翻悔，甘結存案。此起初蒙洋議和之大概情形也。

『嗣因招商認租淖池，日久無人承領，而十月限期已迫，因札飭延榆綏道酌量妥籌，如招商甚難，即以大淖歸俄，俄代蒙出賠款。旋據延榆綏道稟稱，『已由綏遠委

員招來晉商王同春：惟一時無此鉅款，擬按四年分繳。」後據駐劄神木部員明祿咨稱，「渚池歸王同春承辦，其銀由王同春分期自交洋堂，現已互立約據」等語。奴才以爲價款既有著落，自可相安無事；乃今正接閱該處教堂來函，謂「去冬蒙旗應繳之銀，一再逾期，聞欲將渚池出租王同春，此人最不安分，與教堂頗有宿怨，果爾當極力阻擋」；並云「第三期如不將款交清，彼時斷難應允」。奴才竊維此次蒙洋構衅，幸經派員議款，復歸於和。倘因該旗籌款無從，致啓責言，彼直我曲，其將何術以解？且王同春既爲教堂指摘，又無現銀持交，自不能令其承辦渚池，免生枝節。當飭司籌款五萬餘兩，委員解赴榆林，於三月限期內如數交該處教士核收，贖回渚池，歸官開辦。良以大渚產曠最旺，在公家既非虛擲黃金，洋堂賠款繳清，在蒙旗亦可如釋重負，兩有裨益，是以毅然行之。此代蒙籌款結案之實在情形也。

「茲據駐紮神木部員明祿來文，據稱王同春係該員招來，「即使洋款定須一時清還，不允四年分期，亦應婉勸教士曲從，何得遽歸官辦。此皆綏遠委員佐領扎拉豐阿」



攬權干預，又以小石礪地方許給洋堂，必暗激成禍變。合先陳明，以免明祿將來獲咎」等因。接閱之餘，不勝駭異。查佐領扎拉豐阿乃奏委專辦此次教案之員。凡放地籌款各事宜，是其專責，何得謂之干預！謙池既可歸商，何獨不可歸官！以鉅金濟蒙之急，蒙人有何不利！至小石礪地方，乃上年會議租與洋堂之地，業經杏明外務部在案；此時自應指明地段界限，勸諭各蒙民遷徙，以期彼此相安，何得遽食前言，任意撓阻！明祿因潭池未歸王同春承辦，輒牽引「蒙教相仇，大禍即在目前」等語，希圖挾制，殊不知教堂所切齒者專屬王同春一人，若復用之，適以挑蒙教之釁。明祿憤憤，乃爲之力爭，奴才固不敢謂共必受王同春賄賂，故聽該商把持；而其徇私忘公，危言聳聽，實屬昧於情勢，不顧大局。際此蒙教猜疑未泯，該員不思彈壓調停，以期釋嫌敦好，萬一因民之怒，激成事端，其患何堪設想，焦思再四，惟有請旨飭下理藩院，將駐紮神木部員明祿速即撤回，以弭隱患」。

得旨，『明祿著即撤回，該衙門知道。餘依議』。

# 附錄二 塞北紀行

張相文

(南園叢稿卷四，頁三二)

(民國三年五月)二日，住五原農會。……下午，王君同春來晤，農會會長也。余在歸化已聞其名；然官場對之，率多詆毀之詞。及遼隆拉齊而西，所遺農民莫不稱其經營水利具有心得，因乞知事范君為書介紹見之。與談河套地方利害，所言頗能中肯，亦可為農人最好模範矣！

# 附錄三 王同春小傳

張相文

(南園叢稿卷七，頁五二—五三)

王同春者，北直邢台縣人。性任俠喜事。少時家赤貧，隨父覓食塞外，轉徙至河套，傭為蒙人工作。其為人眇一目，身體雄偉，膂力兼人，以是得稍稍積工資，乃貸

王同春開發河套記

蒙人牧地自墾之。

河套界山河間，地層沖積，赤埴中兼雜白沙，得河水以浸之，乃異常滋潤；水所不及，皆荒磧也。同春有天才，能識水脈，登高而望，即知畎澮所宜。又或馳馬巡行，凡山原高下，工程多寡，鬥角鉤心，了了然不差累黍，雖精於測算者不如也。故其墾地歲穫滋多。乃益出資租蒙地，蒙人益信賴之，自南河沿岸以達北河，南北四百餘里，東西六七百里，凡鑿幹渠四道，寬深皆與大河相等，支渠旁達無數。晉，秦，燕，豫貧民爭趨之，日操畚鍤者常數萬人，歲穫梁穀至巨萬，饋運口內不可勝計。茫茫荒野，至是乃村落雲屯，富庶過於府縣。同春指揮其間，儼然一建國主也。

是時適有豫人陳四者，先同春至河套，豪俠尙氣與同春埒，徒衆亦歸之，乃起與同春爲虞芮之爭。兩家持械鬪，時有殺傷者，同春遂坐繫薩拉齊獄中。廳官文鈞視同春無大罪，遽遣之。已而陳四之黨迭上告，文因以落職。年老無子，退居綏遠城，無過視者。一日，忽來壯士數十人，急舉之去，不知何所爲也。繼知乃同春遣迎之。既

至家，同春則跪陳曰，『大人實生我，我即大人子矣！大人何用子爲！』遂奉養之終身，過於孝子焉。蒙古諸王公聞之，愈益重同春之義。蒙旗有違言，得同春片語無不立解者。

居久之，清將軍貽穀奉命督辦西盟墾務，知蒙人弗善也，乃羅致同春，欲以開導蒙人。同春既進謁，適陳四爲人殺於路，風傳同春實使之；貽穀從吏合謀，借是以斃同春，瓜分其產，乃勒令同春盡獻墾田，且誑之曰：『如此則爲爾消案，不則私墾蒙地有罪，殺人有罪，兩罪並發，禍且及子孫矣！』遂出一紙，逼之畫諾。同春不知書，手印之，其田盡沒。然終以陳四案，囚繫之獄。

辛亥革命軍興，北方騷動，獄中諸犯且謀越獄爲亂。同春密告之，得以無害。將軍瑩秀嘉其忠，遂釋之，飭往河套爲靖邊計。同春既歸，乃建大旗，使人周走而呼曰：『王老子出獄矣！且奉將軍命，爲若練鄉團，禦寇盜也』。於是蒙漢爭集，旬日間部署井然，聲威重一方。二年冬，庫倫入寇，同春設伏邀擊之高闕戍，大破之，遂由

軍功獎以五等嘉禾章。然墾田既盡入官，乃退耕河西爲老農，亦無復當年意氣矣。

野史氏曰：秦西人於近數百年間盛言殖民矣；吾向者讀吳元盛林道乾殖民諸偉人傳，心竊壯之，謂吾民之聰明才力果不在彼族下也。自今觀之，彼吳林者特徵倖成功耳。設使南洋諸島亦如河套之隸屬於中國，則是蚩蚩者方爲官吏魚肉之不暇，而豈能被荆斬棘，爲吾人爭存於尺寸土耶！嗚呼，悲夫！

## 附錄四 泗陽張沌谷居士年譜

張星煊

（地學雜誌民國二十二年第二期張蔚西先生紀念號）

民國三年甲寅 年四十九歲

春，三月，擬爲西北之遊。……農商部總長張季直先生因以調查西北農田水利相囑，部給旅費。……出居庸關，經張家口至大同。由大同用騾車……至歸化城，……見張敬輿（名紹曾）將軍。將軍以西方荒落，孤行不便，命副官派馬兵數人，護送至

寧夏。……由歸化西行。……至五原縣。在此認識其縣農會會長王同春。由五原西南行，……至大中灘，屬阿拉善旗地，得悉豫匪白狼入甘肅，寧夏戒嚴，不可前行，乃乘舟下至包頭東歸。歸後翌年，有塞北紀行之作，又有王同春小傳，以記套中開闢偉人。……

秋，與張季直籌劃開墾河套事務。致書五原縣，請王同春來京，共商進行之法，由部給以顧問名義。季直先生並請王派兩子至南通師範學校肄業。至冬，王由五原東來，至綏遠謁見新將軍潘矩楹。時有欲向之綁票者，在潘將軍前搆陷之，將王拘留下獄。先君在京聞之，先求張敬輿致函潘將軍緩頰，請釋王，無效。農商部致電亦無效。季直先生爲此特進總統府謁袁，用袁大總統命令，電其即刻釋放，始有效。王抵京云，「在綏遠已定讞，大總統令若遲到一日，即遭槍斃矣！」同春在河套開墾農渠，功績甚大，有類神禹。套中又有稱之爲王善人者。壯年起業時，不無有得罪人之處。年老多財而無勢力，即爲其所至獲罪之由也。清末將軍貽穀訛詐其錢財土地甚

多，曾下之獄；至此又遭下獄，因之萬事灰心矣！民國二十年冬，各報記後套匪首王英有兵兩師之衆，兵敗被擒至北平，以後不知下落；英即同春長子也。據前山西國會議員景太昭（名耀月）及前江蘇省長王鐵珊（名瑚）云，「王英並非土匪，而報章別有政治作用，宣傳之爲土匪，實甚冤枉」。此真所謂「以亂政爲政，枉法爲法」矣。王同春及其二子抵北京後，寓西單牌樓舊刑部街中國地學會，約三月之久，與先君及張季直商量河套開墾事宜，組織西通墾牧公司，立案於農商部。王撥五原縣烏蘭腦包地方附近地十萬八千畝作公司基址，季直先生與先君各出銀二千元爲活動資本；定明年春四月開凍時至河套試辦。袁世凱當時聞之亦欲在口外大舉購馬，爲擴張軍隊之用。但不久亟亟謀稱帝，不暇再及此矣。同春回至山西應州。其二子往南通留學不久，以不慣南方生活，回後套。

民國四年乙卯 年五十歲

春，三月，在泗陽縣招集農人十名，往五原縣開墾。每人給旅費三十元，由泗陽

步行至五原。並約地墾熟後，每人給地一百畝。約族叔化圖來京，同往五原縣照料工人。化叔年已六十餘矣，但精神甚佳，飲食甚健。其子相禹亦隨工人同往。春，夏，秋，皆在五原親自照料一切。此時五原地曠人稀，物產極少，即青菜豆腐，欲求一飽，亦不可得。常以買一斤豆腐，幾根白菜，走至二十里外，始能得之。泗陽在江北已爲窮苦，而五原縣較之泗陽更苦。泗陽農人至五原後不堪其苦，加以公司前途無大希望，二年後即俱回泗。初至烏蘭腦包，第一事即建二十餘間房屋，以便棲止。次即種菜買磨，以便飲食。後套天氣乾燥，時常全年不雨，種植全恃河渠灌溉。五原河渠頗多，皆爲王同春壯年時所鑿，以後悉被沒收。政府設水利局專管放水，每畝征水租若干。規定以外，局中委員無不額外苛索，要求納賄。不滿賄者不給水。地近渠邊者，每屆秋季，黃河水漲，自然泛濫，不需納賄，次年春末下種，無不豐收。地距渠遠者，爲自然泛濫所不及，無渠水斷不能下種。公司地基距渠稍遠，某次爲爭執賄賂多少之故，怒極，欲率工人搗毀水利局。繼思此事不可爲，乃止。五原水利局隸屬綏遠將軍，



中央權力所不達。天高皇帝遠，無可如何也。此時鐵路僅至豐鎮，尙未至綏遠，五原一帶農產無從輸出。即能得水，專辦墾植，亦未必有利。於是乃專注意於畜牧，買犢三百頭，小羊五百頭，豬若干養之。墾牧兼辦，求以自給足矣。秋末，自五原歸北京。留化叔及張霖溥在五原照料渡冬。

民國五年丙辰 年五十一歲

秋，後套開墾之泗陽縣農人十名，不耐後套之苦生活，俱回泗陽。有二名，經北京而回。僅張霖溥一人留套中照料本地工人畜牧事業。

民國九年庚申 年五十五歲

冬，十一月，張霖溥自後套經北京回泗陽。霖溥在五原數年，照料墾牧事業，費盡心力，經閱萬難。屢來書求接濟，並呼援助。而套中政治情形日壞，土匪猖獗，官兵騷擾，招新股則無人再肯出資，欲援助則恨鞭長莫及。所畜牧之牛羊，不爲土匪所搶而去，即爲官兵強奪屠食。其餘東藏西匿所剩留百餘頭牛羊，至是出賣結束。河套

開墾，起於民國四年，至是凡六年，完全失敗，損失活動資本四千餘元。此事可爲現今大聲急呼之開發西北者之殷鑑也。西通公司之失敗，一由於水利局委員貪污索賄，無法應付，不得不罷墾務。二由於軍隊之強取，所有牛羊盡被屠食，數年畜牧工作付之流水。三由於土匪之亂，使人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，辦事人求一日安枕而不可得。以後欲開墾西北，而不先澄清吏治，懲貪污，禁苞苴，及約束軍隊，皆可視作紙上談兵，欺人之舉也。至若土匪，則緣政治不良而產生者也。民國初年，套中無大股土匪；以後國政日益崩潰，土匪乃應運而生矣。

## 附錄五 五原王紳同春行狀

王文輝

（民國二十年，臨河縣志卷下，頁二九）

民國八年春，文塢奉令卸五原任，邑紳張君厚田等來署，盛述王紳同春開闢河套，殖我民族，事蹟甚詳，請爲文以狀之。爰撮叙其崖略，爲之狀曰：

按王君同春，字濟川，直隸行唐人。幼負異稟，嬉游里巷，不與羣兒伍，人爭異之。髫年隨其先德來河套，縱覽周原，嘗語人曰：『沃野千里，何居乎蒙人自封自閉爲？』其有殖我民族之志固已夙矣。於是孜孜求農牧實業，孜孜不遑；而其生平樂而不厭，嗜而彌篤，有與終身結不解之緣者，厥惟水利。同治十二年，首先創開老郭渠。光緒六年，開哈拉各爾河；嗣又開渠口至梅合廟五加河。七年，由和合源創開永和渠，至補紅村。十五年，由老郭渠上游創開同和渠，復由土城子開口接至同和渠，改名義和渠，渠長百餘里。二十五年，創開中和渠，至五分子。二十八年，隨墾務督辦 貽欽使週勘水，豐，剛，黃，沙，義，通，長各大渠，指導動合機要。每有大工，他人咋舌束手，退避不遑者，先生從容措置，高下之宜，向背之勢，得失順逆之局，均能測於機先，定於臨時。一時造門請者，得其片言一語，大用之大效，小用之小效。是其果操異術哉！蓋其經驗有獨至者然也。普通工作無論已，遇有疑難大工，俛而察，仰而思，面壁終夜，臨流凝立：慮其結而不解也，以無厚之精心入之；慮其墮之不破

也，以至銳之果力出之。及夫豁然貫通，直有覺上下通明，踴躍狂呼，雖南面王莫易此樂者，何快如之！

昔張南通與先生談水利，終日無倦容。導淮大計，先生力持導入海之議，南通深韙其說。識者惜其未見諸實行也。

當光緒末季，蒙族猶守閉關主義，報墾之地寥寥；先生長駕遠馭，出全力闢地五千頃，開大渠三道，待以舉火者萬家，其真能造福我民族民生者爲何如耶！一旦盡奪其所有而歸於公，先生視之如棄敝屣，若此，其器識又爲何如耶！先生持平等主義，尙博愛，好施予。光緒十七八兩年，地方苦凶，概出糧萬餘石，二十七年，歲大饑，概出糧六千石賑之，活人無算。辛亥，王爺地劉天佑之變，蹂躪河套無完土，晉軍全部軍糧數千石獨力任之。此其樂善不倦爲何如耶！

按臨河未設治前，地方悉隸於五原。臨河當日農業水利，何莫非我澹川先生經營締造之所賜。士食舊德，農服先疇，至今父老猶樂道之。用附志乘以志不謬云。

按中和渠未詳。哈拉各爾河亦未詳，而綏遠省分縣圖中五原有哈拉烏素渠，未審即此否。

吳志順記。

# 大同鑛業公司

## 總辦事處

天津義租界三馬路七十二號  
電話 四〇八七一  
電報掛號 七〇一三

## 北平辦事處

北平西城屯絹胡同五號  
電話西局 一七一九六  
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

## 運輸處

大同城內及口泉車站  
電報掛號 七〇〇六

## 塘沽存煤處

東西招商局及鐵路碼頭  
電話塘沽 一一三號

## 統銷山西大同清煙煤炭

### 清煙炭之四大特色：

熱量極高，灰分極少，起火極快，燃燒極久，

### 清煙炭之四大便利：

點火容易，着火容易，上汽容易，清爐容易，

### 清煙炭之標準成分：

水分3.68 揮發分27.95 固定炭素64.66

灰分3.71 發熱量(加里) 8266

大同鑛業公司是大同清煙煤炭的總銷機關如  
承 賜顧請直接到本公司各埠辦事處接洽